

绿野仙踪



小说《绿野仙踪》 - **创作年代与地位**：《绿野仙踪》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是一部长篇神魔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地位，它以其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和对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描绘而受到关注。 ...

主要内容 - 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讲述了主角冷于冰在求仙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冷于冰出身宦门，因科举不利等原因，看透世情，弃家入山，跟随火龙真人学道。 - 在学道过程中，他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如与各种妖魔鬼

李百川

目 录

目录

序

- 第一回 陆都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 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金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 第三回 议赈疏口角出严府 失榜首回心守故乡
- 第四回 割白镪旅舍恤寒士 易素服官署哭恩师
- 第五回 警存亡永矢修行志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 第六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 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 第七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 第八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 第九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 第十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 第十一回 伏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 第十二回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 第十三回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 第十四回 救难友知州遭戏谑 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 第十五回 金不换扫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
- 第十六回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鼇川江救客商
- 第十七回 请庸医文魁毒病父 索卖契淑女入囚牢
- 第十八回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 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 第十九回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婢守志亲嫂做媒人
- 第二十回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 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 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 投运河沈襄得外财
- 第二十三回 入赌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盗破产失娇妻
- 第二十四回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 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 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 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 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换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 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 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 回怀庆欣遇旧知交
- 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 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入大罐举手避痴儿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墨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第四十一回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试泪拜名医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慈亲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第五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性命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起脏银思敬入囚牢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第六十七回 看柬帖登时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痴情客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第七十一回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第七十二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第七十四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第七十五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第七十六回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第七十七回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第七十八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第七十九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第八十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第八十一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第八十三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敌迂夫
第八十四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琏娶蕙娘
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琏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伤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第一百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目录

1. 序
2. 第一回
3. 第二回
4. 第三回
5. 第四回
6. 第五回
7. 第六回
8. 第七回
9. 第八回
10. 第九回
11. 第十回
12. 第十一回
13. 第十二回
14. 第十三回
15. 第十四回
16. 第十五回
17. 第十六回
18. 第十七回
19. 第十八回
20. 第十九回
21. 第二十回
22. 第二十一回
23. 第二十二回
24. 第二十三回
25. 第二十四回
26. 第二十五回
27. 第二十六回
28. 第二十七回
29. 第二十八回
30. 第二十九回
31. 第三十回
32. 第三十一回
33. 第三十二回
34. 第三十三回
35. 第三十四回
36. 第三十五回
37. 第三十六回
38. 第三十七回
39. 第三十八回
40. 第三十九回
41. 第四十回
42. 第四十一回
43. 第四十二回
44. 第四十三回
45. 第四十四回
46. 第四十五回
47. 第四十六回
48. 第四十七回

49. 第四十八回
50. 第四十九回
51. 第五十回
52. 第五十一回
53. 第五十二回
54. 第五十三回
55. 第五十四回
56. 第五十五回
57. 第五十六回
58. 第五十七回
59. 第五十八回
60. 第五十九回
61. 第六十回
62. 第六十一回
63. 第六十二回
64. 第六十三回
65. 第六十四回
66. 第六十五回
67. 第六十六回
68. 第六十七回
69. 第六十八回
70. 第六十九回
71. 第七十回
72. 第七十一回
73. 第七十二回
74. 第七十三回
75. 第七十四回
76. 第七十五回
77. 第七十六回
78. 第七十七回
79. 第七十八回
80. 第七十九回
81. 第八十回
82. 第八十一回
83. 第八十二回
84. 第八十三回
85. 第八十四回
86. 第八十五回
87. 第八十六回
88. 第八十七回
89. 第八十八回
90. 第八十九回
91. 第九十回
92. 第九十一回
93. 第九十二回
94. 第九十三回
95. 第九十四回
96. 第九十五回
97. 第九十六回
98. 第九十七回
99. 第九十八回

目录

- 100. 第九十九回
- 101. 第一百回

序

余居家时，最爱谈鬼，每于灯清夜永际，必约同诸友，共话新奇，助酒阵诗坛之乐。后缘生计日蹙，移居乡塾，殊歉嫌孤陋寡闻，随广觅稗官野史，为稍迁岁月计。奈薰莠杂糅，俱堪喷饭。后读《情史》《说邪》《艳异》等类书十余部，较前所寓目者，似耐咀嚼。然印板衣摺，究非荡心骇目之文。继得《江海幽通》《九天法篆》诸传，始信大界中真有奇书。

余彼时亦欲破空捣虚，做一百鬼记，因思一鬼定须一事，若事事相连，鬼鬼相异，描神画吻，较施耐庵《水浒》，更费经营。且拆袜之才，自知线短，如心头触胶盆，学犬之牢牢，鸡之角角，徒为观者讪笑，无味也。施因同志怂恿，余亦心动久之。未几叠遭变故，遂无暇及此。

丙寅又代人借四千余金，累岁破产弥缝，仅尝其半。

癸酉携家存旧物，远货扬州，冀可璧归赵氏，做一潇洒贫儿，无如洪崖作祟；致今古董涅镕。若非余谷家叔宦游盐城，恃以居停糊口，余宁仅漂泊陌路耶！居盐两月，即为竖所苦，百药罔救。家叔知余聚散萦怀，于是岁秋七月，奉委入都之前二日，再四嘱余著书自娱。余意著书非周流典坟、博瞻词章者，未易轻下笔。勉强效颦，是无翼而学飞也。转思人过三十，何事不有，逝者如斯，惟生者徒戚耳。苟不寻一少延残喘之路，与兴噎废食者何殊？况层峦绝巘，积石可成；飞流悬瀑，积水可成。诗赋古作，固不可冒昧结撰，如小说二字，千手雷同，尚可捕风捉影，攒簇渲染而成也。又虑灰线草蛇，莫非衅窦，以穷愁潦倒之人，握一寸毛锥，特辟幽踪，则弥衡之骂，势必笔代三挝，不惟取怨于人，亦且损德于己。每作此想，兴即冰释。然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

冬十一月，就医扬州，旅邸萧瑟，颇愁长夜，于是草创三十回，名曰《绿野仙踪》。付同寓读之，多缪邀许可。

丙子余同祖弟说严授直隶辽州牧，专役相迓。至彼九约月，仅增益二十一回。

戊寅舍弟丁母艰，余羞回故里。从此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牛马，牢牢数年，于余书未遑及也。

辛巳有梁洲之役，途次又勉成数回。壬午抵豫，始得苟且告完。污纸秽墨，亦自觉鲜良极矣。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昔更生述松子奇踪，抱朴著壶公逸事，余于《列仙传》内添一额外神仙，为修道之士悬拟指南，未尝非吕纯阳欲渡尽众生之志也。至于章法句法字法有无工拙，一任世人唾之骂之已尔。夫竹头木屑，尚同杞梓之收；马勃牛溲，并佐参苓之用。余一百回中，或有一二可解观者之颐，不至视为目丁喉刺，余荣幸宁有极哉！

词曰：辅幼主，忠义不寻常，白雪已侵发须缘，青山不改旧肝肠，千古自流芳。困棘闹，毛颖未出囊；解名虽屈龙虎榜，麟儿已产麝兰芳，接续旧书香。——右调《知足乐》。

且说明朝康靖年队直录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姓冷，名松，字后调。其高祖冷谦，深明道术，在洪武时天下知名，亦周颠、张三丰之流亚也。其祖冷延年，精通岐黄，兼能针灸，远近有神仙之誉；由此发家，广置田产生意，遂成富户。他父冷时雪，弃医就学，得进士第，仕至大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女嫁于同寅少卿江西饶州府万年县周懋德之子周通为妻，冷松接续书香，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历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赋性古朴、不徇情面，同寅们都厌恶他，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他；背间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冷冰。他听知冷冰二字，甚是得意。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和，两下互揭起来，俱各削职回籍。

这年，他妻吴氏，方生一子，夫妻爱如珙璧。到七岁时，生得秋水为神，白玉作骨，双瞳炯炯。瞻视非常，亦且颖慧绝伦。凡诗歌之类，冷松只口授一两遍，他就再不忘；与他讲解，他就会意。冷松常向吴氏道：“此子将来不愁不是科甲中人。得一科甲，便是仕途中人。异日身涉宦海，能守正不阿，必为同寅上宪所忌，如我便是好结局了；若是趋时附势，不过有玷家声，其得祸更为速捷，我只愿他保守祖业，做一富而好礼之人，吾愿足矣！我当年在山东做知县时，人都叫我做冷冰，这就是生前的好名誉，死后的好谥法。我今日就与儿子起个官名，叫做冷于冰。冷于冰三字，比冷冰更冷，他将来长大成人，自可顾名思义。且此三字刺目之至，断非仕途人所宜，就是家居，也少交接几个朋友，勾引他混闹，也是好处。我再与他起个字，若是定再拈住冷于冰三字做关合，又未免冷上添冷了，可号为不华，亦黜华尚实之义也。

于冰到了九岁上，方与他请个先生姓王，名献述，字岩耕，江宁上亢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被本城史监生表叔胡举贤慕名请来，与史监生做西宾，教读子侄，年出修仪八十两。只教读了六七个月，史监生便嫌馆金太多，没个辞他的法子，只得日日将饮食、茶饭核减起来，又暗中着人道意：“若王先生肯少要些修金，便可长久照前管待。”

献述听了大笑，立即将行李搬移在本城关帝庙暂住，一边雇觅牲口，要起身入都。冷松素知王献述才学，急遣人约请，年出修金一百两，教读于冰。

于冰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引跋、记传、词歌、四六、古作之类，无不通晓；讲“八股”二字，奇正相生，竟成大家风味。光阴苒苒，于冰孝服已满，是年该会试年头。陆芳差柳国宾跟随王献述入都，三年修金之外，更赠盘费。陆芳叮嘱国宾：“若先生中了，可速回达知道；如是不中，务必请他回来。”

柳国宾领命去了。不意献述文章房官荐了两次，不中大主考之目：献述悲愤两日，决意回南。怎奈得柳国宾再四跪情，献述一则恋于冰是大成之器，二则想自家是个穷儒，回到家中也不过以教学度日，到只怕遇不着这样好东家。遂拿定主意，等候下科，托同乡将修仪寄与他儿子收领，复回成安县来，与于冰鸡窗灯火，共相琢磨。

于冰到十四岁，竟成了个文坛宿将，每有著作，献述也不能指摘破绽，惟有择其尤佳者圈之而已。到考童生时，献述道：“你这名讳，做田舍翁则可，若求功名，真是去不得。我若与你改了名讳，又违了你父命名之意，今将你的字不华应考如何？”

于冰道：“字、讳皆学生父亲所命，即以字作名，亦无不可。”

商议停当。到县考时，取在第一；次后府考，又取在第一。成安县哄传了冷家娃子，小小年纪，真是才子。

次年学院黄崇礼案临广平，于冰又入在第一；复试时学院大加奖誉，言：“不华文字，不但领袖广平，定必大魁天下！”

又向诸生道：“你等拭目俟之，他中会只三五年内。”

又囑于冰道：“你年未成丁，即具如此才学，此盖天授，非人力所能为也！入学后，切勿下乡试场，宜老其才为殿试地。我意你入场必中，中必会，会后不能置身鼎甲，不但屈你之才，亦且屈你之貌。若止中一散进士，我又代你受屈！从古至今，从未有十六七岁人就做了状元者，你须二十岁外则可以入仕途矣！”

科考又拔取为第一。从此文名远播，通省皆知。

那些绅衿富户见于冰人才俊雅，学问渊博，况兼家道丰裕，谁家不想他做个女婿？自此媒妁往来，日夕登门。陆芳也愿小主人早偕花烛，完他辅孤心事。与先生相商，献述道：“学生才十四岁，到十七八岁完婚也不迟。况娶亲太早，未免剥削元气，使此子不寿，皆你我之过也。你只可留心一门当户对、才貌兼全女子，预先行聘为是。”

陆芳深以为然。凡议亲的来，皆以好言回复，却暗中探访着卜秀才的女儿，年方十五岁，是有一无两人物；又使家中七八个妇女以闲游为名，到卜秀才家去了两次，相得皆名实相符，然后遣媒作合，一说立即应许，择日下了定礼。这个卜秀才名复拭，为人甚是忠厚；妻郑氏亦颇淑贤。夫妻二人年四十多岁，止有一子一女：女儿乳名瑶娘，儿子才三岁。家中有二顷田地，日子也还将就过得。今日将女儿许配于冰，夫妻喜出望外。

再说于冰到第二年七月间，同王献述入都下乡试场，跟随了四个家人起身，师徒二人寓在东河沿店内。彼时已七月二十左近，于冰忽然破起腹来，诸药皆止不住；到了八月初间，于冰日夜泄泻，连行动的气力俱无，出入凭人扶掖，王献述也愁得没法了。到初十后，于冰的肚不知怎么就好了。眼看得别人进二三场，他虽是个少年娃子，却深以功名为意，常向人说：“人若过了二十中状元，便索然了。”

其立志高大如此。今日不得入场，他安得不气死，恨死！献述再三宽慰，方一同回家，逐日里愁眉泪眼。献述道：“我自中后，屈指十二年，下了四次场：一次污了卷，那二次倒都是荐卷，俱被主考拨回。你是富户人家，我家一个寒士，别无生意，只有从中会内博一官半职，为养家糊口地步；若象你这样气起来，我久矣就该气死了！你今年十五岁，就便再迟两科不中，才不过是二十一二的人，何年未弱冠便于禄慕名到这步田地！你再细想，你父亲与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论理不该应试才是。”

这几句话，说得冷于冰俯首认罪，此后放开怀抱。

至下年二月中旬，献述去下会试场，到四月柳国宾回来，知献述中了第三名会魁，心下大喜；后听到无力营谋，不得身列词林，以知县即用，已选人河南祥符县，又不觉的气恨起来。柳国宾说完，将献述书字取出。于冰看了，无非是深谢感情的话，随与相商：备银三百两，缎纱各二匹作贺礼，又差国宾星夜入都，直打发的献述上任去了方回。

陆芳又要与于冰延请名师，于冰笑道：“此时人与我师，亦难乎其为师；经史俱在，即吾师也，又何必再请？”

陆芳道：“老奴只怕相公恃才务远，考证无人；又怕为外物迁引，将前功尽弃。今相公既不愿请师，老奴也不敢相强，只求做一始终如一人，上慰老主人、老主母在天之灵，至于中会，自有定命，相公做相公的事业，老奴尽老奴的心思；日后不怕相公不做个官，老奴不怕不多活几年。”

于冰笑道：“你居心行事可对鬼神，怕你不活几千岁么？”

陆芳道：“老奴今已六十八岁，再活十年就是分外之望，世上那有活几千岁人？除非是神仙！”说罢，两人都笑了。

此后于冰于诗书倍加研求，比王献述在日更精进几分。到了十六岁。陆芳相商，要与于冰完婚。于冰道：“等我中会后，完婚也不迟。”

陆芳相商笑道：“老奴前曾说过，中会自有定命，迟早也勉强不得。老奴叫相公完婚，实有深意：一则相公无三兄两弟；二则老奴是风前之烛，死之一字，不定早晚，眼里见见新主母，也是快事；三则中馈主持还是末事，使各房家人媳妇有个统属，方算得一全美人家。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娶，相公须要依允。”

于冰道：“你所言亦是。况男女婚嫁，是五伦中不得少的，你可代我慎选吉期举行罢了。”

陆芳大喜。先择吉、过茶、通信，然后定日完婚。

于冰追想父母，反大痛起来。合卺后，郎才女貌，其乐可知。次早拜祖先堂，瑶娘打扮出来，于冰再行细看，比昨晚又艳丽几分。但见：

鼻倚琼瑶，娥眉带春山之翠；牙排珠玉，星眼凝秋水之波。布帛队里生成，自厌豪华气魄；诗礼人家长大，定须雅淡梳妆。身段儿不短不长，俏庞儿宜肥宜瘦；纤纤素手，恍如织女临凡，蹙蹙金莲，疑是潘妃出世。

于冰看了，倍加欣喜。过了满月后，瑶娘便主持内政，他竟能宽严并用，轻重得宜，一家男女俱各存畏敬之心，不敢以十六七妇人待他。

时光易过，又届乡试之期。于冰将卜秀才夫妇都搬来一同住，拿定这一去再无不中之理，带了许多银两，备见老师、会同年、刻朱卷、赏报子费用，一路甚是高兴。到京嫌西河沿店内人杂，于香炉营儿租了户部王经承前院住房安歇。三场完后，得意到一百二十分，大料直隶解元除了姓冷的，没第二个人敢当此任。

及至放榜日，音信杳然，等候到日中，还不见消息。差人打探，不想满街都是卖题名录的，陆永忠买了一张送与于冰，于冰从头到尾看了一回，不但无自己名字，连个姓冷的也没有，只气得手脚麻软，昏倒在床上。幸得国宾等喊叫不绝，待了一好会，方说道：“快去领落卷来。”

直等到第四日，方将落卷领出。于冰见卷面上打着个印记，是第二房同考官翰林孙阅荐。看头一加着许多蓝圈，大主考批了两句道：“虽有佳句，奈精力已竭何！”

又看二篇三篇，并二场三场表判策论，也加着许多蓝圈，再看房官批语道：“光可烛天，声可掷地，熔经铸史，典贵高华，独步一时，涵盖一切矣！”

旁边又加着一行小字，上写道：“余于十二日三鼓时，始得此卷，深喜榜首必出吾门，讵意加圈太多，反生猜忌，争论累次，疑余与该生有关节也。功名迟早有分，幸勿懈厥操觚，当为下科作冠冕地，即为殿试作鼎甲地。勉之！勉之！勿负余言！”

于冰看罢，大哭了一场，令柳国宾等收拾行李回家。

这一年，瑶娘十月间生了个儿子。于冰虽然未中，然得此子，心上大是快活，与他起个乳名，叫做“状元儿”；此后又埋头经史文章，作下科地步。

正是：都管行中出义士，书生队里屈奇才。由来科甲皆前定，八股何劳费剪裁。

词曰：班杨雄略，李杜风华，听嘱求笔走龙蛇，无烦梦生花。才露爪牙，蒙权臣招请，优礼相加，群推是玉笋兰芽。——右调《菊绽黄金》。

话说冷于冰生了儿子，起名“状元儿”，至此时将愁郁开放，瞬息间又到了乡试年头。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二月就起了身。先在旅店住下，又叫柳国宾、陆永忠二人寻房；寻了几处，不是嫌大，就是嫌小，通不如意。前此住的王经承家房子，又被一候送官住了。

一日，寻到余家胡同，得了一处房子，甚是干净宽敞，讲明每月三两银子。房主子姓罗，名龙文，现做内阁中书，系中堂严嵩门下办事的一走狗，凡严嵩父子赃银过付，大半皆出其手，每每仗势作威福害人。他这房与他的住房止隔一墙，通是一条巷内出入。国宾等看的中式，回到寓处，请于冰同去观看。于冰见外院正中是一座门楼，门楼内有两扇屏门。转过屏门，看上面是一堂两屋，三间正屋：东西厦各有房；南面是三间厅子，倒也宽敞。各房里都是漆桌椅、板凳、杌子等项俱全，又是新油洗出的。房后还有厨房几间。于冰看了，甚是中意，随即与了定银并茶钱。

次日早，即搬来住下。过了两天，柳国宾向于冰道：“房主人罗老爷就住在西隔壁，每天车马盈门，看来是个有作用的人；早晚大爷中会了，也是交识，该拜他一拜才是。”

于冰道：“我早已想及于此，但他是现任中书，我是个秀才，又年少，不好与他眷弟帖；写个晚生帖，我心不愿意。”

国宾道：“世途路上何妨。做秀才且行做秀才的事，将来做了大官，怕他不递手本么？”

于冰笑了。到次早写帖拜望，管门人将帖留下，以出门回复。于冰等了三四天，总不回拜，甚是后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儿跑来说道：“隔壁罗老爷来拜！”

于冰见写的是眷弟帖，日前晚生帖也不见璧回。少刻，柳国宾说道：“罗老爷已到门前了！”

于冰整衣相迎，但见：

一只猫眼睛，几生在头顶心中；两道虾米眉，竟长在脑瓜骨上。谈笑时仰面朝天，交接处目中无物。鱼腮雕口短胡须，绝象风毛；猿臂蛇腰细身躯，几同挂面。

两人到庭上，行礼坐下，龙文问了于冰籍贯，又问了几句下场的话；只呷了两口茶，便将钟儿放下，去了。于冰送了回来，向国宾等道：“一个中书也算不得甚么显职，怎他这样个看人不在眼里？”

国宾道：“想来做京官的都是这个样儿！”

于冰将头摇了摇，心上大是不然。

又过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只听得大章儿在院外说道：“罗老爷来了。”

于冰嗔怪他骄满，随口答道：“回他罢，你说我不在家！”

不意罗龙文便衣幅巾，跟着两个极鲜衣俊秀的小子，已到面前。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龙文摆手道：“不必！”

于冰也就不穿了，相让坐下。龙文道：“忝系房东，连日少叙之至！皆因太师严大人时刻相招，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把个身子弄得无一刻闲暇。前日匆匆一面，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

于冰道：“十九岁了。”

龙文道：“好！”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不知也学过古作没有？”

于冰道：“二者俱无一。”

龙文道：“弟所往来者，仕宦人多，读书人少。年兄是望中会的人，自然与他们有交识，不知此

刻都中能古作者谁为第一。”

于冰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晚生和警者一般，海内名士谁肯下交于我？况自入都，从不出门，未敢妄举。”

龙文将膝一拍道：“咳！”

于冰道：“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求，未知何意？”

罗龙文道：“如今通政使赵大人文华，新授了工部侍郎，他止有一个公子，讳思义，字龙岩，今年二十岁，赵大人爱得了不得，凡事无不从其所欲。这公子酒色上倒不听得，专在名誉上用意。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定要做个整寿。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屏，他又动了个念头，要求严太师与他编寿文，做轴悬挂起来，夸耀夸耀，烦都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过，着幕宾并门下走动的人做了十几篇，不是嫌誉扬太过，就是嫌失于寒酸，总不象他的体局口气，目下催他们另做。我听了这个风声，急欲寻人做一篇，设或中他的目孔，于我便大有荣光。”

于冰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朋方制锦相祝，那有个二十岁就做整寿的道理？”

龙文道：“如今是这样时势，年兄倒不必管他；只是刻下无其人奈何！”

于冰道：“自宰相公侯以及于庶人，名位虽有尊卑，而祝寿文词，写来写去，不过是几句通套誉扬话，倒极难出色。这二十岁人题目既新，看来见好还不难。”

龙文笑道：“你也休要看得太容易了！太师府中，各样人才俱有，今我采访到外边来，其难可想而知！”

于冰道：“就这止用太师身分，与一二十岁同寅子侄下笔就是了。”

龙文道：“大概作家通知此意，只讲到行文便大有差别；年兄既如此说，何不做一篇领教？”

于冰道：“如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即做一篇呈览。”

龙文道：“极好！但是离他寿日，止有五天，须在一两大内做便，才好早些定规。”

于冰道：“何用一两天！”

于是取过一两张竹纸来，提笔就写。顷刻而就，送与龙文过目。龙文心里说道：“这娃子倒敏捷，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

接过来一看，见字迹潇洒，笔力甚是遒劲。看寿文道：

〔客有为少司空长男龙岩世兄寿者，征言于余，问其年则仅二十也。

时座有齿高爵尊者，私询于余，曰：“古者八十始称寿，谓之开秩，前此未足寿也。礼：‘三十曰壮，有室’。今龙岩之齿甫壮矣！律之以礼，不得以寿称也，明甚！且人子之事亲也，恒言不称老。闻司空赵公年仅四十有五，龙岩二十而称寿，无乃未揆于礼乎？”

曰：“余之寿之也，信其人非信其年也。”

诸公曰：“请述龙岩之可信者。”

曰：“余之信之者，又非独于其人，于其人之友信之，所以深信于其人也。”

诸公曰：“因友以信其人，亦有说乎？”

曰：“说在《小雅》之诗矣。《小雅》自《鹿鸣》而下，《湛露》而上，凡二十有二章，其中如《伐木》之燕朋友。《南陔》、《白华》之事亲，悉载焉。盖上古之世，朋友辑睦，贤才众多，相与讲明孝弟之谊，以事其君亲类如此。由此观之，则事亲之道，得友而益顺，岂徒在盥漱馈问

之节哉！龙岩出无斗鸡走狗、打弹击丸之行，入无锦帐玉箫、粉黛金钗之娱，惟以诚敬事亲为务，亦少年之鲜有者乎？察其所与游者，皆学优、品正，年长以倍之人，而雁行肩随者绝少。夫老成之士，其才识必奇，其操行必醇谨，其言语必如布帛菽粟，可用而不可少，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罗致也。今龙岩皆得而友之，非事亲有以信其友，孰能强而寿之哉！昔孔子称不齐曰：‘有父事者三人，可以教孝；有兄事者五人，可以教弟；有友事者十二人，可以教学。’余于龙岩亦云。富、贵、寿均所自有，而余为祝者，亦惟与其友明事亲之道，自服食器用，以至异日服官莅民之大，无不恪尊其亲而乃行焉，庶有合于《南陔》、《白华》之旨，而不失余颂祷之意也。如是即称寿焉，奚不可？”

诸公曰：“善！”

余遂书之，以复于客。后有观者，其必曰：“年二十而称寿者，自余之与龙岩世兄始。”】

龙文从首到尾看了一遍，随口说道：“少年有此才学，又且敏捷，可羨，可畏！我且拿去着府中众先生看看如何。”

于冰道：“虽没什么好处，也不至文理荒谬，任凭他们看去罢。严太师问起来，断不可说是晚生做的。”

龙文道：“他的事体甚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丢在一边，断不至问起年兄姓名来。放心，放心！”

说罢，笑着拱而别。

又过了两天，这日于冰正在院中闲步，只见龙文从外院屏风前入来，满面笑容。见了于冰，先作一揖，遂即跪下去了；于冰亦连忙跪扶，二人起来就坐。龙文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日前那篇寿文，太师用了。果不出先生所料，竟问及先生姓名，大抵有着实刮目之意，小弟日后受庇无穷！左右已将先生名讳，在太师前举出；府中七太爷也极会写字，他说先生的字有美女簪花之态，亦欣羨得了不得。小弟心上快活！”

说罢，又拍手大笑起来。于冰道：“这七太爷是谁？”

龙文将舌头一伸道：“先生求功名人，还不晓得他么？此人是太师总管，姓阎，讳年，是个站着的宰相；同今九卿道，有大半都称他是萼山先生。”

说着又将椅子与于冰椅一并，向于冰耳边低声道：“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先生才学极力保举。他说府中有书启先生是苏州人，叫做费封，近日病故。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又未试出他们才学好丑，意思要将此席屈先生，托小弟道达此意，黄金难买好机缘也！先生以为如何？”

又言“大后日是太皇后的祭辰，此日不理刑名，不办事务，太师也不到内阁去，正是个空闲日子；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准备传见”等语。说罢，又将于冰的臂轻轻的拍了两下，又大笑道：“小弟替先生快活，明年一甲第一是姓冷的了！”

于冰道：“我是读书人，焉肯与人作幕宾？”

龙文道：“先生差矣！先生下场，莫非为的是功名，这中会两个字，固要才学，也要有命，就便拿得稳，将来做官，也出了太师手心否？这机会等闲人轻易遇不着，设或宾主相投，不但说中会，就是着先生中个状元，也不过和滚锅中爆个豆儿相同，何有费力？先生还要细想，还要着实细想！”

于冰低头沉吟了半晌，说道：“先生皆金玉之言，晚生敢不如命！”

龙文大喜，连连作揖，道：“既承俯就，足见小弟玉成有功。只是称晚生，真是以猪狗待弟；若

蒙不弃，你我今日换帖做一盟兄弟何如？”

于冰道：“承忘分下交，自应如命；换帖乃世俗常套，可以不必。”

龙文道：“如此说就是弟兄了！”一定要扯于冰到他那边坐坐，连柳国宾等也叫了去，不想已设下极丰盛的席；又硬扯于冰房内见了妻子，两人叮咛妥当。到第三日绝早，于冰整齐衣冠，同龙文到西江米巷，在相府前大远的就下了车。但见车轮马迹，执帖的、禀见的，纷纷官吏出入不绝。

龙文叫于冰打点了一片至诚心，又盘算问答的话儿。等到交午时候，不但不见传他，连龙文也不见叫。陆永忠买了几个点心充饥，心上甚是烦躁。又过了一会，方见龙文慢慢的走来说道：“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议运木料起造明霞殿，又留新放直隶巡抚杨顺杨大人吃饭。还有……”

话未完，只见好几顶大轿从府中出来，里面坐的是衣蟒腰玉之人，开着道子，分东西两路去了。

龙文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于冰等到日西时分，门前官吏散了一大半，方见龙文走出来，说道：“七太爷不知回过此话没有，老弟管情肚中饥饿了。”

于冰道：“看来不济事，我回去罢。”

龙文道：“使不得！爽利等到灯后，方不落不是……”

正说间，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东张西望，大叫道：“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太师爷要传见哩！”

急得龙文推送不迭。于冰走到那人跟前，通了名姓，那人把手招，引于冰到二门前，又换了两个人引道；于冰跟定了那人到一处地方，见四围都是雕栏，那人说道：“略站一站，我去回复。”

少顷，见那人用手相招，于冰到门前一看，见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人，头带八宝九梁幅巾，身穿油绿色飞鱼貂鞞，足登五云朱履，六十以外年纪，广额细目，一部大连鬓长须。

于冰私忖道：“这定是宰相！”上前先行拜跪，然后打躬。

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有意无意的还了半个揖，问道：“秀才几多岁了？”

于冰道：“生员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现年十九岁了，名唤冷不华。”

严嵩笑了，说道：“原来才十九岁。”分付左右放个座儿与秀才坐。

于冰道：“太师大人位兼师保，职晋公孤，为天子倚托，平治之元老；生员茅茨小儒，今得瞻慈颜，已属终身荣甚，何敢列坐于大人之前！”

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见于冰丰神秀异，已有几分欢喜；今听声音清朗。说话儿在行，不由得满面笑容道：“我与你名位无籍，秀才非在官者比，理合宾主相陪。”将手向客位一拱，这就是极其刮目了。

于冰谦退再三，亲自将椅儿取下来，打一躬，斜坐在下面。严嵩道：“老夫综理阁务，刻无宁晷；外省各官公私禀启颇多。先有一苏州人费姓，代为措办，不意于月前病故，裁处乏人。门下屡言秀才品正行方，学富才优，老夫殊深羡慕。意欲以此席相烦，只是杯盘之水，恐非蛟龙游戏之地也！”说罢，呵呵的笑起来。

于冰道：“生员器狭斗升，智昏菽麦，深虑素餐遗羞，有负委任；今蒙不弃葑菲，垂青格外，生员敢不殚竭驽骀，仰酬高厚！但年少无知，诸事惟望训示，指臂之劳，或同少分万一！”

严嵩笑道：“秀才不必过谦，可于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至于劳金，老夫府中历来无预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

于冰打躬谢道：“谨遵太师钧命！”说罢，告退。

严嵩送了两步，就不送了。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柳国宾接住盘问，于冰道：“你且雇辆车子来，回寓再说。”

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

于冰将严嵩分付的话，细说一边，龙文将手一拍：“如何？人生在世，全要活动；我是常向尊总们说，你家这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今日果然就扒到天上去了。我要认老弟不真，也不肯舍死忘生，象这样作成。请先行一步，明早即去道喜！”

次日，龙文早来，比往日又亲热了数倍：问明上馆日期，又说起安顿家人们的话。于冰道：“也细细的打算过了：四个都带夫，使不得；留下两个，也要盘用；不如我独自去倒省便，场后中不中再定规。小介等我也嘱咐过了，还求老长兄不时教管，少耍胡走生事。”

龙文道：“老弟不带总管们去，又达世故，又体人情，相府还怕没人侍候么？万一总管们一茶一饭，与相府中人口角起来，倒是个大不好看。至于怕他们胡走生事，这却一点不妨。老弟现住太师府中，总管们除谋反外，就是在京中杀下几个人，也是极平常事。”

本日又请了于冰到他家送行，与国宾等送过六样菜，两大碗酒来。次日早，于冰收拾被褥书箱；雇人担了，国宾、王范两人押着，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旁下车。只见两条大板凳上，坐着许多官儿并执事人等，见了于冰，竟有一半站起来。内有一个带将巾、穿札绸缎袍的，笑问道：“足下可是广平冷先生么？”

龙文忙代答道：“正是。”

那人道：“太师爷昨晚吩咐：若冷师爷到，不必传，着一直入来。先生且在大院等一等，我就来。”

龙文同于冰到大院，只见那人走在二门前，点了点首，里边出来一个人，将于冰导引；又着府内一个人担着行李，转弯抹角，来到一处院内：正面三间房，两间是打通的，摆设的极其精雅，可谓明窗净几。方才坐下，入来一个人，领着十六七的一个小厮，到于冰眼前，说道：“小人叫王章，这娃子叫丽儿，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日后要茶水、饭食、炭火之类，只管唤小人们。”

于冰道：“我也不具帖，烦你们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

第二日，即与严嵩家办起事来。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不是乞怜的，就是送礼的，却没一个正经为国为民的。于冰总以窥情顺势回复，无一不合严嵩之意，宾主颇称相得，这都是因一篇寿文而起。

正是：酬应斯文事小，防微杜渐无瑕；岂期笔是钓饵，钓出许多咨嗟。

词曰：书生受人愚，诬信钻夤势可趋，主宾激怒，立成越与吴。何须碎唾壶，棘围自古多遗珠，不学干禄，便是君子儒。——右调《落红英》。

话说冷于冰在严嵩府中，经理书禀批发等事，早过了一月有余。一日，严嵩与他儿子世蕃闲坐，议论起冷于冰来。世蕃道：“冷于冰人虽年少，甚有才学，若叫他管理疏奏，强似幕客施文焕十倍，就只怕他不与我们气味相同。”

严嵩道：“他一个求功名人，敢不与我合意么？到只怕小孩子家才识短，斟酌不出是非轻重来。”世蕃笑道：“父亲还认不透他。此人识见高儿几倍，管理奏疏是千妥百当之才，只要父亲优礼待他，常以虚情假意许他功名为妙！”

严嵩道：“你说的甚是。”

要知世蕃他的才情，在嘉靖时为朝中第一，凡内阁奏拟票发，以及出谋言人之事，无一不是此子主裁；他今日夸奖于冰的才学胜他几倍，则于冰更可知也。次日，严嵩即差人向于冰道：“我家老太爷在西院请师爷有话说。”

于冰整顿衣帽，同来人走到西院，见四面画廊围绕，鱼池内金鳞跳掷，奇花异卉，参差左右；台阶上摆着许多盆景，玲珑透露，极尽人功之巧。书房内雕窗绣幕，锦褥花裯，壁间瑶琴占画，架上绡轴牙签，目光一夺。严嵩一见于冰入来，笑容满面，逊让而坐。严嵩道：“日前吏部尚书邦谟夏大人，惠酒三坛，名为绛雪春，真碗液琼苏也。今政务少暇，约君来共作高阳豪客，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兴否？”

冰道：“生员戴高履厚，莫报鸿慈，既承明训，敢不学荷锺刘伶，奈涓滴之量，实不能与沧海较浅深耳！”

严嵩大笑道：“先生喜笑谈论，无非吐落珠玑，真韵士也！只是生员二字，你我知契，不可如此称呼。若谓老夫马齿加长，下晚生二字，即叨光足矣。”

于冰起谢道：“谨遵钧命！”

说笑间，一个家人禀道：“酒席齐备了！”

严嵩起身相让。见房内东西各设一席，摆列得甚是整齐，于冰心下道：“我自到他家一月有余，从未见他亲自陪我吃个饭，张口即是秀才长短；今日如此盛席，又叫先生不绝，这必定有个原故。”

主宾就坐毕。少顷，金壶酌美酒，玉碗贮嘉肴，山珍海错，堆满春台。严嵩指着帘外向于冰道：“你看，草茵铺翠，红雨飞香，转盼间已是三春时分。谚云：‘花可再开，鬓不可再绿。’老夫年逾六十，老将至矣！每忆髫年，恍若一梦。先生乃龙蟠凤逸之士，非玉堂金马不足以荣冠冕，异日登峰造化安知不胜老夫十倍！抑且正在妙龄，韶光无限，我与先生相较，令人感慨殊深。”

于冰道：“老太师德崇寿永，朝野预卜期颐；晚生如轻尘弱草，异日不吹吴市之簏，巧木兰之饭足矣，尚敢奢望！倘老太师略短取长，提携格外，则枥下驾骀，或可承鞭于孙阳也。”

严嵩道：“功名皆先生分内所有，莫少磋跎。宣徽扬义，老夫实堪任力；你我芝兰气味，宁事虚辞。”

于冰听罢，出席拜谢，严嵩亦笑脸相扶，说道：“书启一项，老夫与小儿深佩佳章；奏疏尚未领教。如蒙江淹巨笔，代为分劳，老大受益宁有涯际！”

于冰道：“奏疏上呈御览，一字之间，关系荣辱，晚生汲深绠短，实难肩荷；然既受庇于南山之乔，复见知于北山之梓，执布鼓于雷门，亦无辞一击之诮也！”

严嵩大喜。须臾饭罢，左右献上茶来。严嵩拉着于冰的手儿，出阶散步，谓于冰道：“东院蜗居，不可驻高贤之驾，此处颇堪寓目。”

随吩咐家人，速将先生铺陈搬来。于冰辞谢间，家人们已安顿妥当。又回书房坐下，又见捧入两个大漆盘来，内放大缎两匹，银三百两。川扇十柄，官香四十锭，端砚一方，徽墨四匣。严嵩笑道：“菲物自知轻褻，不过藉将诚爱而已，祈先生笑纳。”

于冰道，“将来叨惠提拔，即是厚仪，诸珍断不敢领！”

严嵩笑道：“先生既如此见外，老夫亦另有妙法。”

向家人耳边说了几句，不想是差人送到于冰下处，交于柳国宾收了。自此为始，凡有奏疏，俱系于冰秉笔；不要紧的书字，仍是别的幕客办理。又代行票拟本章，于冰的见解出来，事事恰中严嵩的隐微，喜得严嵩连三鼎甲也不知许了多少。每月止许于冰回下处两次，总是早出晚归，没有工夫在外耽延。

荏苒已是六月初旬。一日点灯时候，见严嵩不出来，想来没有事了。伺候书房的摆列杯盘，自己独酌。已到半醉光景，见一个家人跑来说道：“太师爷下朝了！”

众人收拾杯盘不迭。于冰笑道：“我还当太师下了朝了，不想到此刻才回，必有会议不决的事。”正说着，见严嵩走入房来，怒冲冲坐在一把椅子上，半晌不言。于冰见他气色不平和，心上好猜疑，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严嵩从袖中取出一封奏疏来，递与于冰道：“先生，你看此疏何如？”

于冰展开眉，原是山西巡按御史张仲翀，为急赈恤以救灾黎事。内言：平阳等处，连年荒旱，百姓易子而食，除流寓江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外，饿死沟壑者已几千人。抚臣方轂，玩视民瘼；阁臣严嵩，壅塞圣聪等语云云。旨意着山西巡抚明白回说，又饬严阁臣速议如何赈济。于冰道：“老太师，此事作何裁处？”

严嵩道：“老夫意见，宜上一本，言：臣某受国深恩，身膺重寄，每于各省官员进见时，无不详细采访，问地方利弊，百姓疾苦；闻前年山西大有，去年禾稼收成，今该御史张仲翀奏言，平阳等府百姓流移，饿死沟壑者无算；清平之世，何出此诳诞之言？请敕下山西巡抚方轂查奏。如果臣言不谬，自应罪有攸归。此大略也。若夫润泽，更望先生再烦作一札，星夜寄送方巡抚，着他参奏张仲翀‘捏奏荒灾，私收民誉’八字，老夫复讽科道等官，交章论劾，则张仲翀捏造言生事之迹实，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总不悬首市曹，亦应远窜恶郡，先生以为何如？”

于冰听罢，呆了半晌。严嵩见于冰许久不语，又道：“我亦知此计不甚刻毒，先生另有奇策，可使张仲翀全家受戮，祈明以教我！”

于冰道：“山西荒旱，定系实情；百姓流移，决非假事！依晚生愚见，先寄书于山西巡抚，叫他先开仓赈济，暂且救急；一边回奏，言：前年地方丰歉不等，已劝绅士、富户捐助安辑；今年旱魃为虐，现在春麦无望，以故百姓荒惑，臣已严饬各州县，按户查明人口、册籍，估计应用银米数目，方敢上闻；不意御史张仲翀先行奏白等语。老太师从中再替他斡旋，请旨发赈，此于官、于民，似属两便，未知老太师以为可否？”

严嵩道：“此迂儒之论也！督巡大吏，所司何事？地方荒灾，理合一边奏闻，一边赈济才是。今御史参奏在前，巡抚辨白在后，玩视民瘼之罪，百喙莫辞。”

于冰道：“信如老太师言，其如山西百姓何？”

严嵩道：“百姓于我何仇？可恨者张仲翀波及老夫耳！”

于冰道：“以一人之私怨，害百姓之身家，恐仁人君子不如此也！”

严嵩大怒，道：“张仲翀与你交否？”

于冰道：“面且不识，何交之有？”

严嵩道：“既无交亲，何必触人怒耶！夫妻之道，以顺为正，况幕客乎？”

于冰亦大怒，“太师以幕客为妾妇耶？太师以幕客为妾妇，则太师为何如人？”

严嵩为人极其阴险。从不明明白白的害人，与汉之上官杰、唐之李林甫一样行事。他也自觉失言，又见于冰少年性情执滞，若再有放肆的话说出来，就着人打死他也平常，只是声名上不好听，又且府中还有许多幕友办事，随改颜大笑道：“先生醉矣！老夫话亦过激。酒后安可商议政务，到明后再定夺。”说罢，拿上奏疏回里面去了。

于冰自觉难以存身，烦人将行李搬出府中，人不敢担承。到次早，于冰催逼得紧，禀严嵩两次，方放于冰出来。又知他是严嵩近信之人，或者再请回办事，只得叫人把行李担着下处去。柳国宾迎着问讯，于冰将前后说了一遍。

到次日午后，见龙文入来，也不作揖，满面怒容，扯过椅子来坐下，手里拿着扇子乱摇。于冰见这般光景，也不问他。龙文长叹道：“老弟！可惜你将天大一场富贵，化为乌有！我将你与他口角事情，细细问了一回。你既与人作幕，你该事事听东家指挥，顺他为是。山西百姓与你姓冷的何干？做宰相、巡抚的倒不管，你一个秀才倒要争着管，量你那疼百姓到了那个田地，你是想中举想得疯了！要借这事积阴德，便可望中；要知那都是没把柄的。你再想一想，严太师还着你中不了个解元么？”

于冰听了前几句，还心上有些然；他听到积德中举这话，不由得少年气动，发起火来，冷笑道：“有那样没天理的太师，便有这样丧良心的走狗！”

龙文大怒，道：“我忝为朝廷命官，就是走狗，也是皇家走狗！我今此来，还是热肠于你，你要知回头，我好替你挽回去，怎么才骂起来了？真是不识抬举的小畜生！”

又气忿忿的向国宾道：“我不稀罕你们这几个房钱，只快快的滚出去罢！”说罢，摇着扇子走了。把一个于冰气得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在床上倒了一会，急急的吩咐国宾王范等快去寻房。到次日午后，二人回来说道：“房子有了，还是香炉营儿王先生家，房钱仍照上科数目。房子虽不如这里，喜的是个旧东家，王先生亦愿之至。”

于冰道：“还论什么房好房歹，只快快的离了这贼窝，少生多少气。”

先叫国宾、王范押了行李先去，自己算了房钱，秤银包了，叫陆永忠与罗中书送去，就交付各房家伙。自己又雇了车子，到王经承家住下。

时光迅速，又到了八月初头，各处的举子云屯雾集。到十六日，三场完后，于冰得意之至。到九月初十日，五鼓写榜，经承将取中三房义字八号第一名籍贯拆看后，高声唱道：“第一名冷不华，直隶广平成安县人。”

只见两个大主考一齐吩咐道：“把第二名做头名书写，以下都象这样隔着念名。”

他的本房老师翰林院编修吴时来，听了此话大惊，上前打一躬道：“此人已中榜首，通场耳目攸关。今将二名作一名，欲置此人于何地？莫非疑晚生与此人有关节？倒要请指明情弊提参！或他系叛逆后人，再不然出身微贱，求二位大人说个明白，以释大众之疑！”

正主考户部尚书陶大临笑道：“吴先生不必过急！”

随将十八房房官，并内外帘御史等，俱约入里面，取出个纸条儿来，大家围绕着观看。只见上写

着：“直隶广平府成安县冷不华，品行卑陋，予所深知，断不可令此人玷污国家名器！”下写：“介溪嵩嘱。”

上面花押、图书俱有。众官看罢，互相观望，无一敢言者。吴时来又打一躬道：“此事还求二位大人作主。冷不华既品行卑污，严太师何不革除于未入场之先，而必发觉于既入场之后？且文衡取士，是朝廷家至公大典，岂可因严太师片纸，轻将一解元换去？”

副主考副都御史杨朋起笑说道：“吴年兄不要争辨，只要你一人担承起来，这冷不华就是个解元。”

众官听了，俱等着时来说话。吴时来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众官遂纷纷议论，有着他中在后面，也有执定不可中他的，也有怜功名人就将他中在后面，大家去在严府请罪去的。只见春秋房官礼部尚书司家俊大喊道：“吴先生不必狐疑了！严太师说品行污卑，这个人必定不堪之极！他一个太师品评，还有不公不明处么？中了他有许多不便，我们如何因姓冷的荣辱，误自己升迁！依我看来，额数还短一本，可即从落卷内抽出一本，仍算吴先生房里中的如何？”

众官齐道：“司老先生所见甚是，我们休要误了填榜。”

说罢，一齐出来，把冷不华一个榜首，就轻轻的丢过去了。

再说于冰等候捷音，从四鼓起来，直等到午后还不见动静，只当这日不开榜，差人打听，题名录已卖的罢头了。王范买了两张，送于于冰看视，把一个冷于冰气得比冰还冷，连茶饭也不吃，只催柳国宾领落卷；一连领了五六天，再查不出来。托王经承也是如此。到第八日，一个人拿着拜匣，到于冰寓处问道：“此处可有个广平府成安县的冷不华么？我们是翰林院吴老爷名时来来拜。”

王范接帖回禀，于冰看了帖儿，道：“我与他素不相识，为何来拜？想是拜错了！”

王范道：“小人问得千真万真，是拜相公的。”

于冰道：“你可回说我不在家，明日竭诚奉望罢。”

王范问明翰林住处，回复去了。次日，于冰整齐衣冠，雇了一顶小轿回拜。门上人通禀过，吴时来接出，让到庭上坐下。于冰道：“久仰太山北斗，未遂瞻依，昨承惠顾，有失迎迓，甚觉惶悚，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谕？”

时来道：“年兄青年几何？”

于冰道：“十九岁。”

时来道：“真凤雏兰芽也，可惜，可惜！”又问道：“你与严太师有识否？”

于冰道：“今年春夏间，在他府内曾理奏疏等事，今辞出已两月矣。”

时来道：“宾主还相得否？”

于冰迟疑不言。

时来道：“年兄宜直言无隐，某亦有肺腑相通。”

于冰见他意气诚切，遂将前后缘由，详细诉说。时来顿足叹恨道：“花以香销，麝因脐死，正此之谓！”

于冰叩问始末。时来道：“某系今科第三房房官，于八月十七日早，始见尊卷，首场七篇，敲金戛玉，句句皆盛世元首；后看二三场，出经入史，无一不精雅绝伦，某即预定为鹿鸣首领矣！是日荐卷，即批中字；至议元时，群推年兄为第一。岂知事有变更，到填榜时，竟置年兄于孙山之外。”